

# 张养浩及其散曲创作

刘 益 国

一曲【折桂令】《金山寺》“长江浩浩西来”，奠定了张养浩在元代曲坛上的地位。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评云：“此词称赏者众。”并取之为定格。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亦称其中“水面云山，山上楼台，山水相连。楼台上下，天地安排”为“景中壮语”。一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则更以议论之精辟及其对老百姓疾苦的同情，大大地提高了张养浩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散曲史以及文学作品选中，都必然要讲到他的这只曲子。此曲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成了对广大青少年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的好教材。张养浩在散曲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有必要对其散曲创作作进一步的探索。

## (一)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又号齐东野人，济南(今属山东)人。幼有义行，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初荐为东平学正，后辟为礼部令史、御史台掾，选授堂邑县尹。仁宗朝拜监察御史。武宗至大三年(1310)，上疏谏时政，历举害政太甚者十事，言皆切直，当国者不能容，构罪以罢之。养浩乃变姓名遁走避祸。后召为右司都事，历官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至治元年(1321)，英宗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养浩即上《谏灯山疏》，触怒英宗，险遭不测。同年，以父老辞官归养，后屡召不赴，闲居云庄十年。文宗天历二年(1329)，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其关心生民疾苦如此。后终因劳瘁辞世，卒年六十。关中之民哀之，如失父母。《元史》卷一百七十五有传，载其事迹甚详。

张养浩雅好文学，其《归田类稿》自序云：“余尝从事焉，筮仕来，益知非易，欲中辍未能间，虽操觚弄翰，第因事寓怀及应酬征索而已。顷退休家野，出而录之，凡得若赋若文若乐府九百余首，歧为四十卷，名曰《归田类稿》，拒而藏之。”当时尚未付印。吴师道《云庄集序》云：“公《云庄集》四十卷，已刻于龙兴学宫。”疑即其手稿易名而刻印者，惜已不传。富珠哩神元统三年(1335)《归田类稿序》云：“公素知神，其子引偕其妇翁吴肃彦清持公所辑《归田类稿》三十八卷征序。”则卷数已与养浩自序所云不同，亦无传本。明季有刻本二十七卷，既多漏略，编次亦有失当。《四库全书》据以为本而采《永乐大典》所载，删其重复，补其遗缺，编为二十二卷，已不载其乐府，且有其隐居复出之作，如《西华岳庙祈雨文》、《长安孝子贾海诗》等。另有明成化本《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一卷

行世,艾俊序称其归隐云庄之作。然亦有归隐前的小令《咏江南》、《过金山寺》,隐居复出后的套数【南吕·一枝花】《咏喜雨》等。隋树森先生《全元散曲》收《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而外,又辑《彩笔情辞》所载其小令【中吕·朝天子】《携美姬湖上》、《咏美》,【红绣鞋】《赠美妓》等八首。故其散曲作品计小令一百六十一首,套数二套。

## (二)

张养浩的散曲绝大多数作于归隐云庄的十年间,主要有慨叹宦海险恶,赞美隐居适情,述怀,言情等几大类,其中最多的是对隐居闲适生活的描绘。

初入宦途之时,张养浩曾一心要有所作为,其《初拜堂邑县尹》诗云:“前贤为尹规模在,他日须期与抗衡。”其《堂邑远心亭饮归》诗云:“结网罗钳非我志,尧年舜日尽民欢。他时考绩甘书下,自有知音后世看。”并且也卓有政绩,以致去官十年,堂邑县民犹为之立碑颂德(见《元史》本传)。但自入朝以后,三十年宦海浮沉,几经风波,使他深悟宦途之艰险。所以,一旦辞朝还家,真有大梦归来之感。其【双调·庆东原】云:

海来阔风波内,山般高尘土中,整做了三个十年梦。被黄花数丛,白云几峰,惊觉周公梦。辞却凤凰池,跳出醯鸡瓮。

人羨麒麟画,知他谁是谁?想这虚名到底原无益。用了无穷的气力,使了无穷的见识,费了无限的心机,几个得全身。都不如醉了重还醉。

其【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还通过咏史,历数了历史上几位风云人物的悲惨下场,阐明了宦海的险恶:

在官时只说闲,得闲也又思官,直到教人做样看。从前的试观,那一个不遇灾难。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怎如俺五柳庄逍遥散诞。

跳出了官场是非之地,回到了山明水秀的家乡,张养浩的轻松快活的心情是无法抑制的,其【双调·庆宣和】云:

参议随朝天意可,又受奔波。绰然谁更笑呵呵?倒大来快活,倒大来快活!大小清河诸锦波,华鹊山坡,牧童齐唱采莲歌,倒大来快活,倒大来快活!

其【中吕·普天乐】云:

水按蓝,山横黛,水光山色,掩映书斋。图画中,器尘外,暮醉朝吟妨何碍。正黄花三径开,家山在眼,田园称意,其乐无涯。

他成天悠闲自在,大明湖泛舟,绰然亭宴饮,遂闲堂偃息。寄傲林泉,纵情诗酒,过的是神仙一样的日子。集中描写这种生活的散曲随处可见,比如:

【中吕·普天乐】《大明湖泛舟》:画船开,红尘外,人从天上,载得春来。烟水间,乾坤大,四面云山无遮碍。影摇动城郭楼台,杯斟的金波滟滟,诗吟的青霄惨惨,人惊的白鸟皑皑。

【双调·水仙子】《咏遂闲堂》:绰然亭后遂闲堂,更比仙家日月长。高情千古羲皇上,北窗风特地凉,客来时樽酒淋浪。花与竹无俗气,水和山有异香。委实会受用也云庄。

【双调·折桂令】《中秋》:一轮飞镜谁磨?照彻乾坤,印透山河。玉露冷冷,洗秋空银汉无波。比常夜清光更多,尽无碍桂影婆娑。老子高歌,为问嫦娥,良夜恹恹,不醉如何?

春夏秋冬四时的景致都被他反复吟咏过,集中就收有【中吕·朝天曲】、【越调·寨儿令】等两组咏四景的曲子。

他的这一类散曲闲雅、冲淡，格调高远。明朱权《太和正音谱》称赞其散曲如“玉树临风”，非常形象地概括出了他的这类散曲的风格特征。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人吟咏恬退的散曲比较起来，他的这类散曲潇洒而不颓唐，飘逸而不放荡，更带有封建士大夫的闲雅气息，而较少落魄文人的失意潦倒情状。这都是由于他的优越处境所致。

过惯了这样的闲散生活，再比较从前为官的日子，他着实心有余悸。其【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云：

往常时为功名惹是非，如今对山水忘名利；往常时趁鸡声赴早朝，如今近晌午犹然睡。往常时乘笏立丹墀，如今把菊向东篱；往常时俯仰承权贵，如今逍遥谒故知；往常时狂痴，险犯着笞杖徒流罪；如今便宜，课会风花雪月题。

所以，十年之间，朝廷屡次以高官征召，皆辞谢不赴。其【中吕·最高歌兼喜春来】云：

诗磨的剔透玲珑，酒灌的痴呆懵懂。高车大纛成何用？一部笙歌断送。金波潋潋浮银瓮，翠袖殷勤捧玉钟。对一缕绿杨烟，看一弯梨花月，卧一枕海棠风。似这般闲受用，再谁想丞相府帝王宫。

更明确地表白了他屡召不赴的原因。这些，就是他十年隐居生活的基本情调，也是他的散曲的基本情调。然而如果只有这类散曲，他也就不是我们现在心目中的张养浩了。他的散曲之所以深受后人推崇，就在于除此而外，还有不少表现他高风亮节、特别是关心生民疾苦的作品。

### (三)

明代金润《书张文忠公云庄乐府后》云：“公既禄位崇高，政成归孝，馨德以润其身，仁惠及于物，智识超迈，炳著汗青，高风清节，吾人景慕。”在张养浩的散曲中，有一组《述怀》的曲子，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人生态度及其品行操守。这里仅举几首以示例：

【中吕·山坡羊】：人生于世，休行非义，谩过人也谩不过天公意。便攒些东西，得些衣食，他时终作儿孙累。本分世间为第一，休使见识，干图甚的。

无官何患，无钱何惮？休教无德人轻慢。你便列朝班，铸铜山，止不过只为衣和饭。腹内不饥身上暖，官，君莫想；钱，君莫想。

于人诚信，于官清正，居于乡里宜和顺。莫亏心，莫贪名，人生万事皆前定。行歹暗中天照临，疾，也报应；迟，也报应。

休学谄佞，休学奔兢，休学说慌言无信。貌相迎，不诚实，纵然富贵皆侥幸。神恶鬼嫌人又憎，官，待怎生；钱，待怎生？

与人方便，救人危患，休趋富汉欺穷汉。恶非难，善为难，细推物理皆虚幻。但得个美名儿留在世间，心，也得安；身，也得安。

在元代散曲中，感叹人生的曲子极多。这些散曲或感慨人生的恍惚虚幻，宣扬泯灭物我是非；或叹息人生的短促无常，主张及时行乐受用，而象张养浩这样严肃认真地探讨人生的曲子却十分罕见。张养浩幼习儒业，尊奉的是孔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很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据《元史》本传记载，他“幼有义行，尝出，遇人有遗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他为官清正廉直，不挟私怨。为御史台掾时，“一日病，不忽木（平章）亲至其家问疾，四顾壁立。叹曰：此真台掾也！”“在堂邑时，其县达鲁花赤与之有隙，时方求选，养浩（时已为右司都事）为白宰相，授以美职。”所进言，皆尧舜孔孟之道。其《进表》云：“臣养浩尝读孟轲氏书，至言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归田类稿》卷一）尝著有《三事忠告》（载《丛书集成初编》），其《风宪忠告》有《修身》、《任怨》

之目,《牧民忠告》有《戒贪》、《禁家人侵鱼》、《存恕》、《尚德》、《以礼下人》、《宁人负我》、《以义处命》、《风节》等条目。这《三事忠告》简直成了封建士大夫修身为政的准则。富珠哩《归田类稿序》称“公自弱龄以才行名缙绅间,仕于朝,尽说言行直道。”贡师泰《牧民忠告序》亦云:“公以道德政事名于天下,其为学则卓乎有所见而不杂于权术,其操行则确乎有所守而不夺于势利。凡见诸论议文字之间,施诸动静云为之际,盖无一不本于仁义孝弟之心也。”这些都可以看出张养浩为政时的道德操持。退隐之后,他仍未改变其初衷,所遵循的依然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的规范。其《送元复初序》云:“士所贵乎学者,安于内不摇乎外而已,用则经纶天下,不以为夸,否则著述山林,不以为歎。”其《送蔡天祥之般阳路儒学正序》亦云:“士之贵贱顾其行之若何,爵之有无不列也。”(均见《归田类稿》卷三)这一组曲子主要是劝诫人们,要以义行世,于人诚信,于官清正,为人和顺,与人方便,救人危难。要守本分、行善事,而不要图官禄、贪钱物,不要使见识、学谄佞,不要趋富欺贫、过河拆桥,不要说谎亏心、逞才使性。其中当然也有命由天定,善恶报应之类的封建说教,但其本意仍在劝人为善。在《归田类稿》卷二十一有《读史有感自和十首》,他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所得出的经验教训与这组散曲所表达的意思都比较一致。比如其二云:“善教何心不我随,底须智力巧为机。”其三云:“揖让雍容万喜随,纷纷攘夺费心机。”其七云:“作德休征影响随,一诚端足破千机。”“言行但宜遵圣轨,浮华且莫羨时衣”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张养浩不管进退出处,所尊奉的都是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无一时稍息。富珠里《序言》言其作品“辞必己出,读之令人想象其平生,千载而下,凛有生气,不可磨灭。”艾俊《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引》亦称其散曲“情由外感,乐自中出,言真理到,和而不流,诚治世安乐之音也。依腔按歌,使人名利之心都尽。”我们在读了他的这一组《述怀》的散曲之后,大概也会有他们那样的感觉吧。

#### (四)

明张栩《彩笔情辞》卷二、卷五、卷十二分别辑有张养浩的散曲【中吕·红绣鞋】《赠美妓》二首、【中吕·朝天子】《携美姬湖上》四首、《咏美》二首。这八首小令,《雍熙乐府》卷十八均不注撰人,而《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皆不载。隋树森先生《全元散曲》作为《补遗》辑于张养浩名下,并作案语云:“云庄寄傲林泉,纵情诗酒,其散曲多叹世悟世之作,风情之什,集中无一。《彩笔情辞》所收诸曲,是否果为云庄作,不无可疑。”其实也不尽然。打开元人的散曲集子,象这类寄咏声色之作非常普遍,很多地位与张养浩差不多的达官贵人都写有不少这类曲子。比如官拜南台中丞、翰林学士承旨的徐琰就写有【双调·沉醉东风】《赠歌者吹箫》(《阳春白雪》前集三)、【蟾宫曲】《青楼十咏》(《彩笔情辞》四)。官至翰林学士的卢挚也写有【商调·梧叶儿】《赠歌妓》、《席间戏作四章》(《梨园乐府》下)。被张养浩称其文章“才驱气驾,纵横开阖”(《牧庵集序》)的官至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的姚燧也写有【越调·凭阑人】“博带峨冠年少郎,高髻云鬟窈窕娘”等小令七首(《阳春白雪》前集五)和【双调·新水令】《冬怨》一套(《北宫词纪》六)。当时的风气就是如此。所以,尽管张养浩端方正直,德高望重,在这种风气之下,写一些这类风情之作也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张养浩归隐之后,家景也还比较富庶,日常携美姬游湖、家宴中以歌妓吹弹侑酒也是常有的事。其散曲集中也不乏这类的描写,比如【双调·胡十八】有云:“客可人,景如意,檀板敲,玉箫吹,满堂香霭瑞云飞。左壁厢唱的,右壁厢舞的。”“唤蛾眉酒再斟,把春光且邀住。”【中吕·最高歌兼喜春来】云:“金波潋滟浮银瓮,翠袖殷勤捧玉钟。”又【双调·雁儿落兼得胜令】云:“红裙,休歌南浦

云。”又【中吕·普天乐】云：“金瓢劝酒，玉人同坐，其乐无涯。”“罗绮围，笙歌奏，正值黄花开时候，把陶渊明生纽得风流。”又【越调·寨儿令】《辞参议还家连次乡会十余日故赋此》云：“大明湖摇画舫，华不注倒壶觞。这几场，忙杀柘枝娘（即柘枝妓，歌舞妓也）”等等。怎么能说其“风情之什，集中无一”呢？只是没有象《彩笔情辞》所收的那些明确题有《咏美》、《赠美妓》之类的风情之作罢了。很可能是其后人付印时把这些从题目上看起来都太明显的风情之作删掉了。张养浩自序称《归田类稿》四十卷，“柜而藏之”，而富珠哩神序则称“其子引偕其妇翁吴肃彦清持公所辑《归田类稿》三十八卷征序”，就已经少了二卷。今传明成化本《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就可能是经其后人删削过的散曲集子。《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辑有不少元人散曲，却往往未注撰人，赖《彩笔情辞》注出一些撰者，才使这些曲子有所归属。所以，在未有其它证据之前，我们无法否认这八只小令为张养浩所作。其实，这八只小令并不显得猥亵，试举其中三首为例：

【中吕·朝天子】《携美姬湖上》：锦箏，玉笙，落日平湖净。宝花解语不胜情，翠袖金波莹。苏小堤边，东风一另，怕羞杀林外莺。方酒醒，梦惊，正好向灯前听。

【中吕·朝天子】《咏美》：翠梳，浅铺，粉汗香生素。画阑谁与月同孤，试听《高唐赋》。云堆玉梳，多情眉宇，有离愁万缕。若还，寄取，罗帕上题诗去。

【中吕·红绣鞋】《赠美妓》：手掌儿血喷粉梢，指甲儿玉碾琼雕，子见他杯擎玛瑙泛香醪。眼睛儿冷丢溜，话头儿热剔挑，把个李滴仙险醉倒。

第一首有“苏小堤边”之语，当是游西湖之作。张养浩曾经有过江南之行，足迹曾至徐州、杭州、福州、泉州，所到之处皆留有诗作。其《游西湖》诗云：“千古风烟留醉客，几时鱼鸟伴余闲。”其《泉州》诗云：“蓬莱咫尺无由到，惭愧当时犯斗槎。”故此次南行当是在其五十二岁退隐之前因公务前往的。其小令【双调·水仙子】《咏江南》、【双调·折桂令】《过金山诗》也可能作于此时。而张养浩在此时携官妓游西湖也是不足为怪的。这几首风情之作闲雅、俊美，既不同于关汉卿、庾天锡“造语妖娇，适如少美临杯，使人不忍对殢”的风流艳冶的咏情之作，也不同于卢挚“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的“媚妩”之辞（均见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与他的歌咏隐逸的散曲的风格倒是比较一致的。它具有文人学士嘲风弄月的风流韵味，而不失其封建士大夫的闲雅风范。可能只是其后人觉得这些题目有伤其尊严罢了。

## （五）

在张养浩的散曲中，最值得后人怀念的是那些关心生民疾苦的作品。“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人们往往都是从这首《潼关怀古》的小令中，最先了解到张养浩对老百姓疾苦的关心的。而就在这一组怀古的【山坡羊】曲子里，作者还不只一次地表达了这种思想。比如《沔池怀古》中就还有“君也；谁做主；民也，谁做主？”“君也，干送了；民也，干送了”等等，实际上，关心生民疾苦，这对于张养浩来说，决不是偶然的一时的行为，而是他一贯的思想。当其初尹堂邑县时，即胸怀“尧年舜日尽民欢”（《堂邑远心亭饮归》）之大志，“至任则除暴安良，民甚快之。”（《元史》本传）今集中还存有当时为老百姓着想的《堂邑祈雨文》、《谢雨文》（《归田类稿》卷八）等。其《三事忠告》就有《心诚爱民智无不及》、《民病如己病》、《恤鳏寡》、《捕蝗》、《多方救济》、《不可奴妾流民》、《重民》等条目，专门论述了爱民重民的问题。比如在《心诚爱民智无不及》中，作者就这样说道：“诚生爱，爱生智。惟其诚故爱无不用，惟其爱故智无不及。吏之于民，与是奚异哉！”把吏与民的关系已经不再看成是役

使与被役使的关系了。从现存的《进表》、《谏灯山疏》、《西台上王者无私疏》、《上时政书》(《归田类稿》卷一、卷二)等奏疏中,更可以看出他的爱民重民思想。

文宗天历二年(1329),张养浩隐居复出,赴陕西赈灾,这一时期的散曲则更集中,更突出地表现了他对生民疾苦的关注。《潼关怀古》等一组怀古的【山坡羊】曲子即写于这个时期。如果说《潼关怀古》等散曲所表达的关注老百姓疾苦的思想还显得比较概括的话,那末,他这一时期的其它散曲则表现得更具体,更详实了。当其初受命为西台御史中丞时,曾经犹豫徘徊,难以下定决心。

【南吕·西番经】三首就是他当时矛盾心情的真实写照:

天上皇华使,来回三四番,便是巢由请下山。取索檀,略别华鹤山。无多惭,此心非为官。

屈指归来后,山中八九年,七见征书下日边。私自怜,又为尘事缠。鹤休怨,行当还绰然。

累次征书至,教人去往难。岂是无心作大官,君试看,萧萧双鬓斑。休嗟叹,只不如山水间。

这也难怪,当时他年已六十,鬓发斑斑,在过惯了近十年逍遥散诞的隐逸生活之后,又要他去冒宦海风波,确实感到为难;但朝廷已七下召命,又难以推辞。在反复权衡之后,他终于还是在天历二年正月上了《辞聘侍亲表》(见《归田类稿》卷二),辞谢了召聘。然而,当他得知关中旱,“民孽政荒”,“秦民四流,亡耄稚子,遗若鼎鱼筏蚁。天毒方积,汤沸泉溢。吏士猖蹶,目瞠神骇,莫克拯拔”之时,又毅然赴任了。有一组【中吕·喜春来】的小令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他对受灾百姓的关心:

亲登华岳悲哀雨,自舍资财拯救民。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比颜御史费精神。

十年不作南柯梦,一旦还为西土臣,空教人道好官人。还自哂,闲杀浞湖春。

路逢饿殍须亲问,道遇流民必细询,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只落的白发满头新。

乡村良善全生命,廛市凶顽破胆心,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未戮乱朝臣。

张养浩赴任赈灾,曾于三月二十九日亲登华山祈雨,三十日又在山上催雨,六月又亲自为民疫祭斗。今《归田类稿》卷八尚存其《西华岳庙祈雨文》、《西华岳庙催雨文》、《为民疫告斗》文等等。这些当然都是迷信,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老百姓的一片苦心。刚好在张养浩为老百姓祈雨、催雨之后,于四月一日天降大雨,我们当然不能说这雨真的就是他为灾民祈祝来的,但是,从他在下雨后无以言状的喜悦心情中,是不难看出他对灾民的深切关怀的。其【双调·得胜令】《四月一日喜雨》云:“万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风云起壮图。农夫,舞破蓑衣绿。和余,欢喜的无是处。”

又,【南吕·一枝花】《咏喜雨》:用尽我为民为国心,祈下些值玉值金雨。数年空盼望,一旦遂沾濡。唤省焦枯,喜万象春如故。恨流民尚在途,留不住都弃业抛家,当不的也离乡背土。【梁州】恨不的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眼觑着灾伤教我没是处,只落的雪满头颅。【尾声】青天多谢相扶助,赤子从今罢叹吁。只愿的三日霖霖不停住,便下当街上似五湖,都淹了九衢,犹自洗不尽从前受过的苦。

长期的干旱使作者焦虑得“雪满头颅”,用尽“为民为国心”,去祈祝那“值玉值金雨”。而一旦久旱逢甘霖,又使得作者与农夫一样“欢喜的无是处”。高兴之余,犹自惦念着那些“弃业抛家”、“离乡背土”的流民。看到这里,如果我们要说他的思想感情在当时已经与广大灾民休戚相关、息息相通了,恐怕也不算为过吧!

《元史》本传曾记载张养浩“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富珠哩种序亦称其为救灾,“官帑不继,倾已囊橐。日不胜给,每每大恻。”可知其散曲中所云“自舍资财拯救民”,均为事实。《元史》本传又载其赈灾之时,“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可知其散曲中所云“路逢饿殍须亲问,道